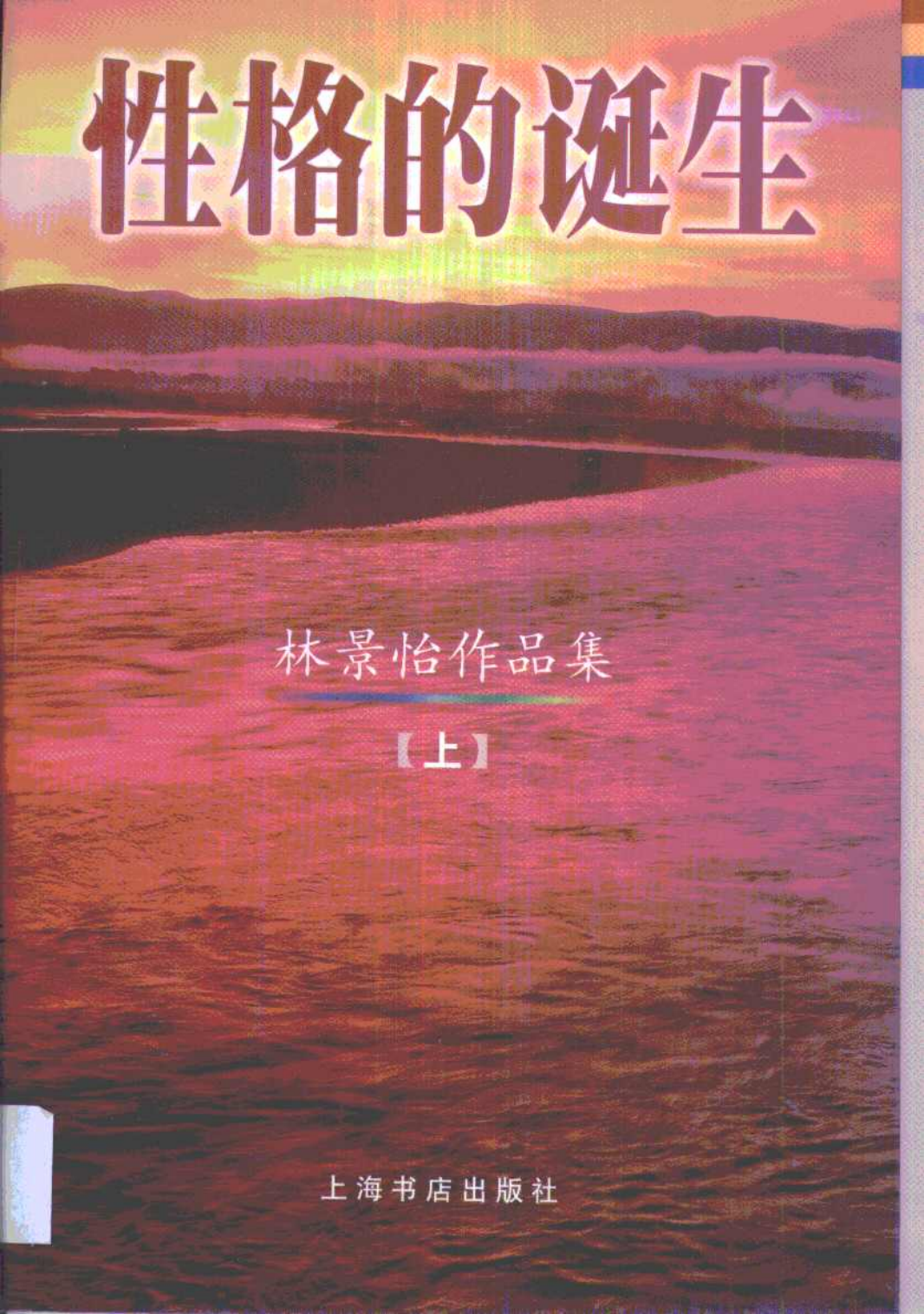


性格的诞生

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landscape painting. It depicts a calm body of water in the foreground, reflecting the warm, golden light of a low sun. In the distance, there are dark, silhouetted mountains or hills. The sky is a mix of orange, yellow, and soft pink, suggesting the time is either dawn or dusk. The overall mood is serene and contemplative.

林景怡作品集

【上】

上海书店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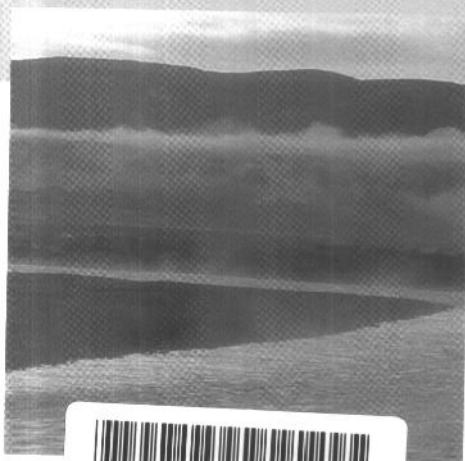
I217.2
L61e
1

B 407

林景怡作品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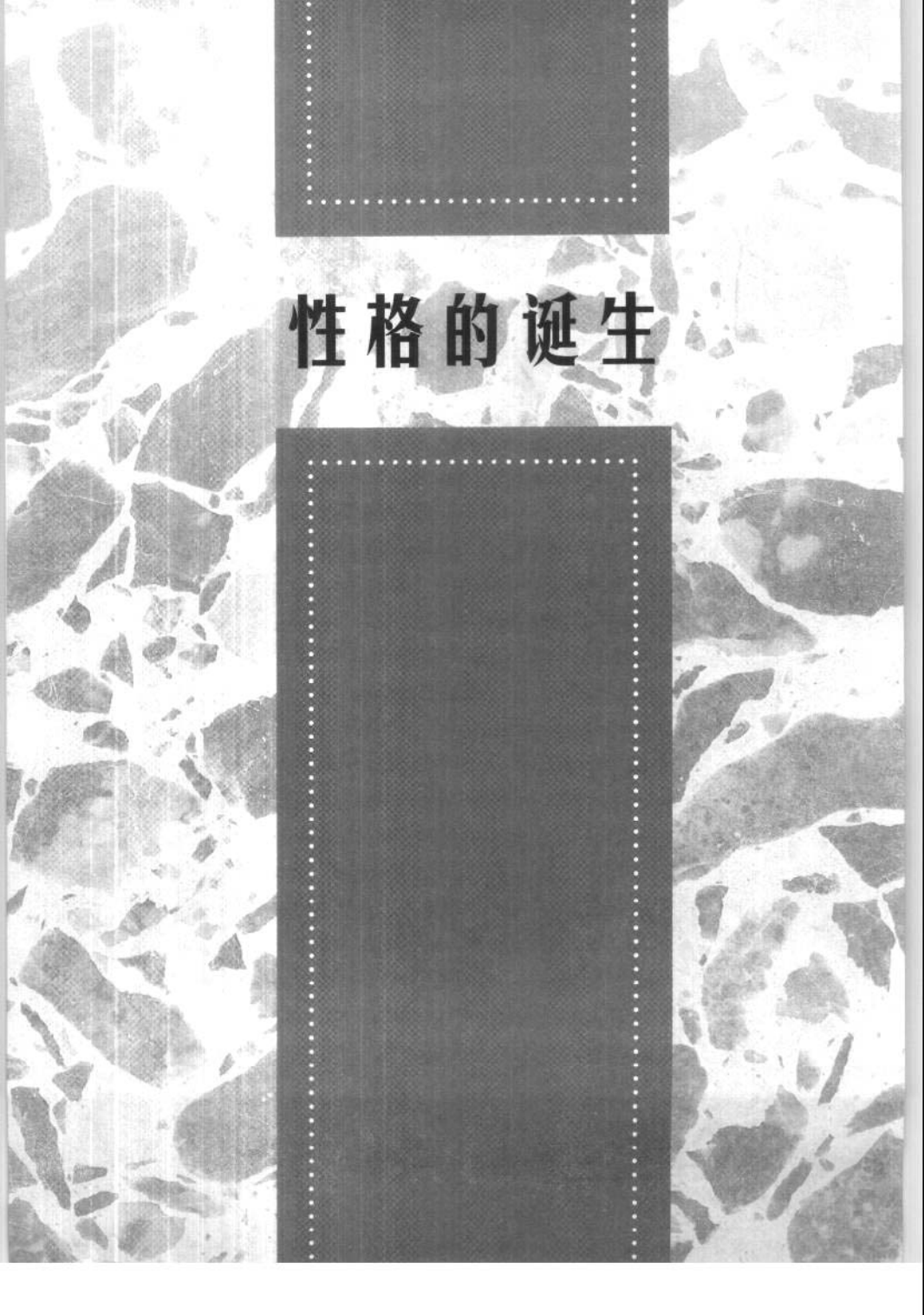
上

性格的诞生



A091044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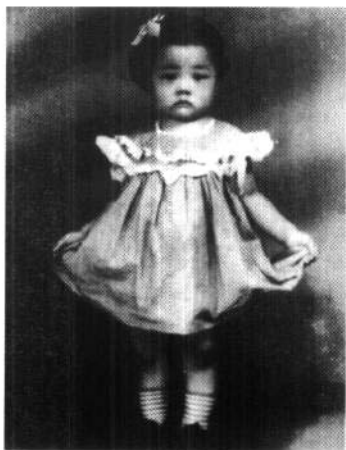
上海书店出版社



性格的诞生



底 色 (天性)



取名(达观)

摇摇是他的命运，匆匆是我的行旅。

多少年风风又雨雨，早该叩问他的消息。

叩问他的消息，却不知他在哪里，春风无知，春雨无知。

但是，林景怡的名字已在人生的曲径走过了大半，朋友们都夸我的名字取得好，取得棒！充满着港澳味，问我是谁取的？他的英俊蓦然间变清晰。真的，我向朋友们发过誓，等我成功后，一定去找他，因为，我有个好名字。只是时光已老去多时，连他的亲生女儿都说迟，我也说迟。虽迟却不用再疑，双手一招，一辆出租汽车“嘎——”地停在我们的面前，驶向他的家。

车上，他的女儿告诉了我，现在她手里握着的地址还是从她同学的同学那里转几个弯搞来的。自从他们父母离异后，她的妈妈再也不准她同生父有往来，这一别就是三十八年。

“笃、笃、笃”，我和他的女儿轻轻地敲着他的房门，屋里

没反应。

从隔壁的房间里走出了一位小青年：

“你们找谁？”

“我们找×××。”

“他在上班。”

我们各自介绍了身份，说明了来意。

小青年热情地为我们打开了房门，并从墙上取下一本袖珍通讯录：“这是他的电话，号码都记在本子里，你们自己找着拨吧！”

七位数揪齐，铃声响了。

“通了，通了！”我和他的女儿异口同声地叫起来，这只等了三十八年之久的电话，终于被我们接通了。

过去的且让它过去……

他，很快就可以看到自己亲生的女儿。

我，很快就可以知道姓名的来龙去脉。

我们开着房门等他。

大约过了一个小时，他满面笑容、汗涔涔地跨了进来，手里捧着四包熟食。

可是，他已经从一个血气方刚、英俊潇洒的青年，变成了白发老头。而且，依然独居一室，孤单一人。

太阳底下没有什么是长青的！

“阿爸”，他的女儿叫了一声。

“姨父！”我随手递上了一张事先准备好的名片。

他盯着名片看了一会儿，惊讶地问：“你仍然用‘林景怡’这个名字？”

“嗯，我今天就是为名字的事而来。听我爸爸、妈妈说，我的名字是您给取的——我很想知道为什么您要取‘林景怡’？”



“……当时，你正好要进露香园路幼儿园，父母亲想让你有一个好的学名，这样既可以显示家庭的文化背景，又可以在你的姓名里蕴含进殷殷父母心。于是，外祖母就抱着你来到我们家，叫我取名。

我毫不思索，一下子就联想到你姓林，而旷野山林、树林都应该配景，才能心旷神怡。

可是，那一年，你们的家庭正处于乌云密布、前景很不妙的时刻，外面运动的风声一阵紧似一阵，社会上人心惶惶，你的父母心里都不踏实，脸上终日愁眉苦脸，心情极度的坏。

唯独你，无忧无虑，嘻嘻哈哈不知愁，在屋子里跑进、跑出，父母就把希望全都寄托在你的身上。因此：

林中有远景，
心旷当神怡。

‘林景怡’三字呼跃而出。”

是啊！他没有想到，他也不可能猜到，只有当他看到这本书时，才能知道，后来围绕着“林景怡”三字做文章的故事一个接一个踩进了我的生活。

触景生情，
心怡神旷。

一个心爱的人留下了这首无名小诗后，匆匆地赶他的路去了。

展望前景，
心旷神怡。

这个人首当前冲，棋高一筹，很轻巧地做了我的丈夫。



日夜想念北京
一心想念台湾

则使我回想起一个流落于街头，仅靠五分钱、一角钱，涂字谋生的落魄大学生，就是他，从嘴里很自然地哼出了这两行带有况味的诗句。并且，还替我做了一只亮晶晶的小书签。天长日久，书签坏了，书签丢了。可是，他的话，像他的影子，把我伴随，而当我在黑暗中，又能像他的眼睛，把我引向光明。

风浪虽难免
雨过则天晴

由我自己题写，如同无声的高呼！

木木都属木（林）
金木水火土
日照神州满京华（景）
小小之心比天大（怡）

为表心意，一位崇敬我的读者从重庆寄来了这首打油诗，它像小旗一样飘个不停，又像小鼓，在我心中咚咚敲响。

噢！这一首又一首，直面人生，飞度关山，使人真诚欲泪的诗句。

林景怡，多么美妙的名字，你有性格，有想象，有历史底蕴，有概括力，还有婉转悠美的诗意……

你非但潜入我的生命，还将陪伴我走完自己的人生之路。
真的，我该好好地感谢他，我的姨父。

每个人的一生只有三天：



昨天，今天，明天。

昨天的林景怡坚韧不拔地朝明天走去。

明天的林景怡转眼变成陈旧的昨天。

在明天和昨天的夹缝中，总有一个过不完的生动但并不浪漫的林景怡的今天。

一个令人回味无穷的林景怡。

一个在纸上走动的林景怡。



命运是草帽(惆怅)

—

人生的列车呼啸而过，它已驶向我生命全程的第四十四个小站。

每一站都留下了一个故事。

每一站都涂上了一种颜色。

每一站都诞生了一种性格。

每一站都作出了一种选择。

每一站都走进了一个好人。

严闭的心幕慢慢地拉开，涌出的是第一个小站，从中我捕捉到许许多多平凡。尽管都是些微不足道的性格，尽管眉目不清地嵌在大人们的记忆中，但是，毕竟伸入到我生命的内核。历史不容否定！

二

1948年12月，我父亲抛弃了由他父母做主而婚配的妻子，在上海举行了第二次婚礼，这是他对旧式婚姻的一种反抗。因此，他加倍地爱着自己的新妻。但是，新妻却不会生养，父亲求子心切，决定去自己的家乡抱养一个小孩。一封平信从上海飘到长江边上一座不大的城市——镇江。

撕信的是我父亲的二哥，身旁站着不识字的妻子，人很贤慧，很善良，很能吃苦耐劳。

“兆播，是不是上海三弟来信了，信上怎么说，快念给我听听。”

“三弟信上说，他想要一个我们的孩子去上海，最近就要来领。依我看，反正我们家的孩子也多，大的几个已经不太好了。就把最小的‘八子’给他们带去，你看呢？”

“唉，不行，不行。兆播，我看不如把小牛英（我的乳名）给二弟。一则，小牛英是他的亲生女儿；二则苏华长年累月地操持家务，没有工作，经济上无收入，让她一个人拖一个儿子，带一个女儿，确实也够困难的。”

“那么，这件事还应该同苏华商量商量。”

“你去说。”

“你也去。”

“行，我们两人一起去说。”

“站好！站好了！笑！笑！哎，乖孩子，妈妈在煮饭。”

妈妈将我扔在一个高高的木桶里，桶的直径刚好是我的身围，只让我的两只小手露出外面，这样既爬不出来，又摔不倒。



据说，这只木桶是祖上传下来的，我的父亲及父亲的兄弟姐妹都是在这个木桶里长大的。母亲终日认真地煮着大家庭的饭菜，百忙中还要常常回过头来逗我笑，有时为了让我靠她近些，就把木桶移到灶前。当她要出门外拣菜时，又干脆把木桶挪到门口。她，怎么可能想到即刻之间就要同女儿永久地分离。

当二哥、二嫂向她说明我的生身父亲就要把我带进上海，老实、憨厚的母亲顿时泪水涟涟。

她让泪水打湿旧事和无边的夜色，打湿流浪的心灵，等待着这一刻的到来。

而父亲呢？更是说到做到，他和新妻很快就去了故乡。

母亲迫不及待地走到我父亲的跟前，问：

“你真的要把孩子带走？”

“我已经决定。”

“你能保证孩子幸福吗？”

“她会生活得比这里好，养母有文化，没有生养。”

“不，我还是不能同意你把孩子带走，孩子是我的心头肉……”

“我是孩子的父亲！”

此刻，母亲已经明白，即使她反对也是无济于事。何况还有婆婆的主张。母亲是一个孝顺长辈的好媳妇，既然如此，命运就注定她不可能做一个好妈妈，两者必取其一。

愿意的人，命运领着走。

不愿意的人，命运拖着走。

因此，父亲、养母、二伯父、二妈妈以及祖母、生母取得了一致的意见。

火车缓缓悠悠地离去，父亲挥手告别了镇江的父老兄弟姐妹们，也告别了自己温和、善良、通达的妻子。



养母怀抱着八个月的女娃——我。

生母却形单影只久久地立在站台上发呆，模糊的泪眼中滚出的每一颗水珠都辉映出她的痛苦，她根本不愿意离去，更不愿从现实生活里走出来。火车走远了……

后来，听我养母回忆说，我在火车上很乖，既不哭，也不吵，又不认生，谁抱都可以。而且，总是用两只天真、纯洁的眼睛，一刻不停地东张西望，惊奇地看着车厢里来来往往的人。倒把养母一颗悬着的心放了下来。她着实很担心，怕我在火车上出她的洋相。因为，她没有护理婴儿的本领。

火车准点到达了上海站。父亲和养母抱着我回家。看到我的外祖母（养母的母亲），我的父亲和养母都不愿意道出真情，只说领养的是二伯父家的女儿。

外祖母也不反对，很爽快地将没有血缘关系的第三代——我——她的外孙女抱了过去，精心抚育女婴的重担也就自然而然地落在了她的身上。

楼下邻居家里的几个保姆听说我父亲从自己的家乡抱来了一个女儿，个个都放下了手中的活，纷纷上楼，她们就像传篮球一样地把我抱过来，传过去，亲吻着我的小脸蛋。

从此，我摆脱了母亲留给我的生活轨迹，落户在上海！

三

人生是十年一个轮回。

十岁时，我一想起妈妈就要哭，因为养母进了监狱，生母在故乡，我等于没有了妈妈。然而，这又是一个多么需要父母爱的年龄，我竟空有了一副嗓子。因此，只要一听到别人的孩子叫妈妈，我的眼泪就会“哗”地流了下来，我就会远远地躲



开，去对着墙壁“哇、哇、哇”地大哭。我想妈妈，我要妈妈，我呼唤着妈妈！

二十岁时，我开始变得不再哭了，因为我已经长成了一个大姑娘。虽然养母仍然蹲在监狱里，生母却能够每年见上一面。但是，由于从小骨肉分离，长时期的相隔两地，彼此都已经感到很陌生。即使叫了一声“妈妈”，那也是非常别别扭扭，简简单单，怯生生的。

直到三十岁，我自己也当上了妈妈，才体会到十月怀胎的不易和正式有了内心的纷争，并从母亲身上找到了原来没有发现过的层面、角落、奥秘和美，尤其是美。真的，我是多么想扑倒在她的怀里，亲亲热热、痛痛快快地叫上一声：“妈妈。”我原谅了她！也请求她的宽谅。

可是，十月怀胎的母亲却永久地远游了。

如今，每当我沉静下来的时候，常常会思念不能相见的母亲，追忆她清苦平淡的一生，心里涌起了阵阵悲凉。她默默地来到人间，又默默地离我而去……

此间，养母仍然没有平反。

一晃，我已经走进了四十而不惑的年龄，我又想起了朴素如泥土的母亲，冰封的心底，燃烧着一句话：“妈妈，谢谢您生了我！”

我将母亲心葬了。



人生是酸的(早熟)

有时候，一个人或一家人的一生，可以清楚而有力地说明一个时代——

1958年我的父母双双被捕入狱（现已平反），这对一个刚满九岁的我来说，意味着什么呢？

意味着失却生活的来源，失却父母的爱！

这可真是一个天真烂漫，“爸爸”、“妈妈”叫个不停的年龄呀！但我空有了一张嗓子，我去叫给谁听？事实上，我已经是一个没有父母爱、没有父母疼的可怜的孩子。

而且，这一离别，就是二十五年。

谁能预测？谁能知晓？这纷扰的人间和漫长的人生旅途等待着我的是什么呢？

限于年龄，我又哪能懂得“被捕”是什么？

“爸爸”、“妈妈”，他们为什么要扔下我不顾？

他们还能回来吗？

总算上帝同情我，留给了我一个外祖母，我才没有成为一个孤儿。而关在监狱里的父母只能从信中给我捎来些温暖。

家也从两间宽敞的房屋，移居到可供我和外祖母二人生存熬日的暗房里。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和一盏15度光线暗淡的灯，便是我们的全部家产。幸亏屋内不时地传出老人的咳嗽声和小孩轻盈的脚步声，它在告诉着人们：“屋内有人！”否则的话，我们都快成了被遗忘的人。

遥想当年，四季空空，凄凉高耸，寒酸印在了外祖母的脸上。

已是中午，桌上放着的还是早餐吃剩的腐乳，我大口大口地吃着白米饭。

“囡囡，这样吃下去，你我身体都会支撑不住的。可是，阿婆已经行走不便，你就帮我去借五元钱。”外祖母躺在床上催我去借钱。

我支支吾吾：“我不去，这样吃不是挺好的，借了钱，我们拿什么去还？克服克服日子也就过去了。”

“去，囡囡听话，是阿婆想吃。”

还有什么比阿婆想吃更重要的呢？我拔腿就走，房门轻轻地带上了。

一颗爱心在我体内潜生。

“噢哟，囡囡，今天你怎么会来的？”他们全家很客气地接待了我。

我直截了当地说：“是阿婆叫我来的，她想借五元钱，但她实在是走不动。”

